



雪

■叶桂秀（湖北）

一场雪终于如期降临
盯了好久的天气预报
大家感觉
理所当然

《诗刊》
也在雪中来临了
网上讨论沸沸扬扬
文友们的激动
也成了理所当然

我却在想前年的那场雪
母亲刚刚下葬
它，就开始了
大家都说
这是前世，积了阴德……

我允许

■玉泉（云南）

面对圣洁的梅里雪山
双手合十，轻轻拨动手中的念珠
一颗，一颗，又一颗
顺着心底的缺口，任思念
缓缓滴落
一滴，一滴，又一滴

如果思念是无边的海
今夜它敛起狂涛
只有舒缓的小夜曲
蝶影掠过窗前
不做久留
柴火燃尽
只剩一堆灰烬

感谢生命让我们相遇又别离
青春是一本合拢的书
扉页曾有你题写的热烈章节
允许你去寻找你的远方
允许我留在原地
允许遗憾如微尘，轻轻落下
如同此刻庭院里的一朵花，安静绽放
不追问春天

春与尘

■李小放（湖北）

风掠过檐角的那天
草芽刚顶破冻土
我们数着
檐下的冰凌
嘀嗒成 门前的路

日子是掌心漏的沙
攥得越紧
流得越急
刚描完
春日的花影
鬓角就爬上
秋的白絮

人生一世
草生一春
不过是
一阵风的来去
风来 抽芽 开花
风去 叶落 尘归泥

责任编辑：叶桂秀

母亲的韭菜地

■王厚发（湖北）

大集体的年月，庄户人家的日子掐着指节过，家家分的那方小菜地，巴掌大的地界，却要撑起一家人四季的蔬香。母亲的菜地总在那，藕坑旁的敞亮处驻过，沟渠埂的风里立过，屋后的僻静角也歇过，可无论搬到哪，她总要辟出一席床大小的地块，专种韭菜——只因为我馋这一口。

母亲侍弄韭菜地，有自己的一套章法。地块必得选在远处，向阳，利水，她说韭菜是倔脾气，怕涝，得让日头天天晒着根，才长得泼辣精神。开春时，鸡舍里攒下的粪肥细细筛过，均匀地撒在垄上，再用锄头浅浅翻进土里，那股腥香混着新翻的泥土气，是韭菜最好的口粮。到了冬日，天寒地冻，母亲便抱来一捆捆枯梗草，厚厚地盖在韭菜畦上，像给熟睡的娃娃掖紧了棉被。她说，盖了草，韭菜根儿不受冻，来年开春才冒得出嫩生生的芽。韭菜一年能割三茬，每一

茬，母亲都能变出不同的滋味。头茬韭菜最嫩，叶儿水灵灵的，翠得能滴出汁来，母亲掐一把，配上两个土鸡蛋，铁锅热油一炆，滋啦一声响，香气便漫过灶台，漫过小院，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打转。二茬韭菜壮实些，母亲便和面做鸭蛋饼，韭菜切碎，拌进打散的鸭蛋里，加少许盐，在平底锅上摊得薄薄一层，烙得两面金黄，咬一口，外酥里嫩，满是鲜香。到了第三茬，母亲就不忙着吃了，割下来的韭菜摊在竹匾里，晒得半蔫，再拌上粗盐和切碎的红辣椒，双手反复揉搓，直揉得韭菜软塌塌的，渗出清亮的汁水。然后一层韭菜一层辣椒，码进陶罐里，压实，封口，搁在阴凉的灶角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韭菜在罐子里慢慢发酵，褪去青涩，染上醇厚的红，成了一冬的佐菜。

我总爱跟着母亲去割韭菜，姐姐也总爱凑过来搭把手。母亲挎着竹篮，我拎着小镰刀，姐姐则搬着小凳跟在身后，嘴

里还念叨着“娘，等下多烙两张鸭蛋饼”。踩着田埂上的青草，脚步轻轻地，怕踩疼了地里的庄稼。母亲站在畦边，弯着腰，左手轻轻拢住一撮韭菜，右手握着镰刀，贴着地皮轻轻一旋，那簇翠绿就应声落在掌心。她教我，割韭菜不能贪高，要贴着根，这样来年才发得旺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镰刀却总不听话，要么割得太深，伤了韭菜根，要么割得不齐，东倒西歪的。母亲也不恼，只是笑着接过我的镰刀，手把手地教，她的手掌粗糙，布满了老茧，却暖暖的，裹着我的小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姐姐在一旁看得乐，伸手揪了根嫩韭叶放进嘴里嚼，还朝我挤眉弄眼：“你看你，还不如我揪得齐呢。”风掠过韭菜畦，送来一阵淡淡的清香，夹杂着母亲身上的皂角味，那是我童年里最安心的味道。

最难忘的，是冬日里取咸韭的光景。屋外寒风呼啸，刮得窗纸沙沙响，屋里的灶火却烧得旺旺的，红泥小火炉上，

水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姐姐早就搬好小凳守在灶角，我也凑在一旁，眼巴巴地盯着那个陶罐。母亲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，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那是韭菜的香，辣椒的辣，还有时光沉淀的醇厚。她用干净的筷子夹出一筷子，切成碎末，拌进热腾腾的玉米粥里，或是撒在蒸好的红薯上，寻常的饭菜，顿时就有了别样的滋味。母亲先夹起一点放进我嘴里，又给姐姐塞了一大口，姐妹俩咂着嘴，咸香的滋味在舌尖散开，暖融融的，连鼻尖都透着甜。

如今，母亲早已远去，那些挪来挪去的小菜地，也早已被平整成了良田。可我总记得，那方席床大的韭菜地里，曾长出过嫩生生的韭菜，长出过母亲的爱，长出过我和姐姐一整个童年的暖。那罐咸韭的香气，也总在记忆里萦绕，挥之不去，像母亲从未离开过。

讨债

■张春玲（湖北）

“叮铃，叮铃”清脆的电话声响起，老王一看电话号码是出去讨债几个月的媳妇儿的电话，气不打一处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还知道有个家，难不成媳妇把所欠的工程款讨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正等钱过年呢！”

拿起电话，只听见对方传来媳妇娇滴滴的声音：“老公，所欠的工程款没要回来，但债主的孩子我带回来了！”

老王赶忙说：“媳妇英明！奶奶滴，龟孙儿，看你给不给钱！”

一大早，老王连忙收拾自己，照照镜子，说道：“帅，我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样子了！”

焦急地接站中，老王老远看着媳妇挺着个大肚子，一屁股瘫坐到地上。

梦里借书

■郑周成（贵州）

深夜，烟雨包裹着山峦
雾气环绕，楼阁若隐若现
烛光洒向端坐的白须老翁
慈祥的目光，如古井般深邃

环视着琳琅满目的典籍
耳畔传来低沉的声音
脸颊的灼烧感蔓延全身
借书！二字，从牙缝挤出

褶皱的双手递来蓝皮书
定睛看去，是《诗经》
指尖轻抚，宣纸沙沙作响
如读书的号角，在耳畔回响

微风翻动着书页
传统文化如潮水，跌入眼底
雨滴声撕开朦胧的双眼
依旧回荡着读书的余韵



天平 摄影 | 颜泽沛（湖北）

灵魂伴侣

■赵梅燕（云南）

沉落，霞光注定要还给黑夜。你我的相遇，是灵魂与灵魂的猝然相认，是心动与心动的瞬间共鸣，却也是隔着万水千山的望而却步。

你的出现，像一束光，照亮我原本沉寂的生命荒原。我们谈论文字里的春秋，分享生活中的细碎，那些不谋而合的默契，那些心照不宣的懂得，让我误以为这道光会永远为我停留。可现实的鸿沟，身份的无奈，道德与责任，让我连靠近你一步都成了奢望。最终只能以朋友之名，将爱意深藏，如纪梵希对赫本的守护，四十二年的默默相伴，终究未能换来世俗意义上的相守。有些爱，注定只能止于唇齿，掩

如果说喜欢是浅浅的爱，那么爱即深深地喜欢。我心里有一个很爱很爱的你，不是刻骨铭心的初恋，做不了白头偕老的夫妻，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。初级的爱是拥有，高级的爱是克制。我爱你，却不能和你在一起，只能把对你的爱深藏心底。我和你，比朋友多一点，比恋人少几许。

我每天默默关注你的朋友圈，抖音动态。对您，只想念、不打扰。晚风温柔，岁月漫长，生活本无趣，但遇见了你，我便有了满眼的欢喜与心安。你是我余生撞见的晚霞。橘红染透天际，云层柔软如棉，我站在街边凝望，连呼吸都怕惊扰了这份璀璨，却深知暮色终将

于岁月。

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，那些深夜辗转的思念，那些编辑了又删除的消息，都成了心底最私密的珍藏。我们曾并肩站在十字路口，中间隔着恰到好处的距离，白雾在空气中打着旋儿，沉默里全是不言而喻的温柔；也曾在咖啡馆靠窗的位置相对无言，凉透的星巴克咖啡映着窗外的人流，连拒绝续杯都保持着惊人的同步。你我注定两条平行线，短暂靠近便驶向不同的人生轨迹，在没有你的跨年夜，我把第一条祝福送给你，愿你2026年，平平安安，一切安好。